

洪武劍俠圖

張清山著

第五集

康德九年三月一日再版印刷
康德九年四月一日再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武俠
小說

洪武劍俠圖

(第五集)

每冊定價一圓三角

外埠加掛寄費八分

編輯人

張清山
新京新市場新春客棧

發行人

董德馨
奉天市小北門裡八號

印刷人

邵璽廷
奉天小北門外東電車路南

印刷所

福興印刷局
奉天小北門裡大街路東

發行所

章福記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俠義
小說

洪武劍俠圖第五集

第五回

赫赫聖戰兩帥臣大彰天威孤軍門強敵
巍巍神武衆劍俠宣揚孝義正氣尅邪氛

在前集書正寫到，劉公島前一場鏖戰，火山紅海峽，全體水軍，用金龍掉尾的陣勢，直槍官軍的水師營，雷弩砲火，四隊戰船，鐵甲沖舟當先率領，要打算着，雷震官軍水師營連營寨，後路賊船之上，喜壞了逆水飛神賽無之祁敖光烈，眼見得大功告成，見自己的四隊砲船，堪々戰入敵軍，這是多麼可喜可賀的事啊，萬也沒想到，轟天震地的一陣響亮，波濤湧起數十餘丈，四隊船隻，俱皆傾覆，官軍水師營，右翼的戰船，也被波及，傾覆了不少，這一來把個敖光烈，連急帶氣，又可惜這個機會，幾件事攪在他方寸之中，如癡似傻，呆立在船頭，半天說不出話來，忽然間被官軍的號砲聲音，震醒了他的靈機，急忙斂神，力持鎮靜，往對陣上觀看，只見八隻官軍，各驅戰艦，按八門金鎖陣的戰畧，與九龍飛虎島，三教主徐鴻儒，兩路水軍，攪作一團，雖然是兩軍鏖戰，但是人家官軍，按着陣勢的步驟，進則攻，退則守，應付得法，頗占優勢，應鎮嶼與徐鴻儒，兩路水軍，顯露出來，有點疲於奔命，惡賊敖光烈，見此情形，焦灼異常，遙望海

面飄流若干的屍體，恍然大悟，不用說啦，掙鋼輪火櫃的嘍兵，沒等到在官軍水師營船下，便自爆炸了，所以雷弩砲火四隊船，才能傾覆，若不是這些個鋼輪火櫃爆炸，海面上的波濤，憑空怎能起來數十丈高，這些個死屍，一定是崩起來的，落於海面，這是決無疑意的啦，想到此處，急怒到百萬分，又一轉念，今日之戰，成敗在此一舉，處到這種情勢下，也只可作孤注一擲，別無他策，將主意拿定，即刻命人通知紅蓮教主，與白蓮教主，將主力水軍發動，槍官軍的水師營，成敗聽諸天命，傳信的人，回來報道，二位教主，願聽號令，取一致的行動，這惡賊令下，點放連珠號砲，揮動火山紅海峽之衆，鼓噪前進，直槍官軍的水師營，紅蓮教主覺空，白蓮教主欒尙，見火山紅海峽响砲進兵，當即下令點砲，命脫烈與妙華教主赤脚大仙，歡喜教主骷髏佛，以及神機羅漢覺通等，全軍主力發動，也殺奔官軍，水師營而來，這三路賊兵，俱是主力軍，火山紅海峽大賓主敖光烈，紅蓮教主覺空，白蓮教主欒尙，三路會合，彼此呼應，死命相拚，來槍官軍水師營，賊勢浩大，而且是爭先恐後，銳不可當，誓必死戰，官軍水師營中，招討大帥徐達，軍師統帥劉伯溫，以單軍門此強敵，毫不懼怕，談笑自若，以泰然的態度處之，見三路賊軍，蜂擁而至，堪夕臨近，方才令下，點砲開船，只聽轟隆隆一聲砲响，緊接着戰鼓如雷，官軍戰船上，立起一道鐵牌，遮擋敵人的槍弩砲火，第二聲驚天砲

响之後，官軍隊中，槍弩砲火齊發，如狂風驟雨一般，向三路賊軍打來，賊軍中放光烈，藥向，覺空等，當然是令賊軍，用槍弩炮火，向官軍水師營攻打，霎時間兩軍的，槍弩炮火，互相攻擊。轟隆隆與吧吧的聲音，震耳欲聾，火藥的硝煙，籠罩於海面，令人睜眼不得。官軍與賊軍，如在雲霧中，拚命的相攻，槍炮之聲，恰似霹靂，鉛丸槍砂與弩箭，如同飛蝗一般。就這樣的劇烈戰爭，歸結是官軍得手，賊軍吃虧不小，原因是官軍的戰船，在前的全掛着鐵甲，船上又遍立鐵板，賊軍的炮火槍弩，落在鐵板上，輕易傷不着官軍，官軍的槍弩炮火，打空了的自不待言，只要是落在賊船上，教匪的兵將，就大受其苦，被創不小。如是者工夫一大。賊軍受到相當的損失，紅蓮教，白蓮教，與火山紅海峽，三處的元兇首惡，雖然未曾相商，倒是不約而同的，意見一致，見自己嘍兵，傷亡於炮火之下，不計其數，忿怒已極，當時就發下死令，前進者有賞，後退者斬，不殺入官軍水師營，誓不罷兵，就算是剩得一兵一將，也不得後退，倘有怕死貪生，不敢向前者，立即斬首，以振軍威，這道死令一下不要緊，所有的賊軍，如同瘋魔了的一般，冒着槍弩炮火，死命的往上槍，在這車隆隆吧吧叟叟的聲音中，賊軍焦頭爛額者，屍骨紛飛的，肚破腸流的，等等不一，死一層又上來一層，前仆後繼，血肉橫飛，甚至於海水盡赤，在這種情形之下，賊軍的船隻漸漸的靠龍了官軍的大船，那些個賊船

，也有被炮火打沉了的，也有燒着了的，衆賊軍突硝煙冒烈火，捨死忘生搶上官船來，衆賊寇深以爲是得手，心中很是喜悅，那裏知道，官船的鐵牌外面，船上滿鋪着軟帶軋黃的釘板，這種物件厲害無比。上面密排一寸多長的狼牙釘，所有的水軍，差不多赤着雙足，或是用繩子編造的八搭透水，多耳芒鞋。試想要躲到釘子尖上，能受的了嗎，而且是人到釘板上一壓，底下的軋黃發動，往起一崩，將人就能够崩出去三兩丈開外，凡是上了船的賊兵，盡被釘板所傷，落於海內，賊的婁兵，見這個樣的防守器械，那敢還往官船上跳呢，認命往海裏跳，或尙有一線生路，此端一開，賊軍是紛紛投水，此時賊船上的，鉛丸槍砂火藥，漸々缺乏，衆賊寇一個個，焦急萬分，好在官軍那方，槍弩炮火，也不那麼樣的緊急啦。大概也是不敷用啦，衆匪好容易得着官軍的缺點，急忙免強盡力的施放槍弩，眼看着火器沒有了。好在官軍已然支持不住啦，槍弩炮火也發不出來啦，顯明了是鉛丸火藥俱已用盡。再看官軍向後移動，水師營戰船，紛紛倒退，衆寇這一喜可非同小可，連忙令下，快快追赶，鑼音震耳，人聲喝喊，三路賊船，乘風波浪，一齊追赶官軍的戰船，兩軍的距離，老在兩三箭遠，敖光烈等，連連催促，加緊的追赶，賊軍追的快，官軍退的更快，就在這種情況之下，不覺多大的功夫，離劉公島，追出約有十數里之遙，逆水飛神賽無之祁敖光烈，惡賊猛然醒悟過來，連忙令下，止住船

隊，賊軍雖然得到他的號令，但是在海內行舟，順流而下，又兼拉滿了風篷，一時間豈能收的住呢，及至落下蓬來，停住漿魯，收住船隊時，又出來了好幾里遠，紅蓮教主覺空，白蓮教主變尙，見紅海峽的船隊停住，也急忙落蓬不追，將船隻收住之後，兩個人來見敖光烈，詢問爲何收兵，賽無之祁敖光烈在船頭跌足說道，我們中了劉伯溫牛鼻子老道的奸計啦，他明明的是且戰且退，誘敵之策，我們一味的傻追，怕的是劉公島有失，兩個元兇首惡，一聞此言，忽然醒悟，一齊跌足，失聲說道愛呀，不錯，中了調虎離山計啦，哈哈好利害的徐達劉伯溫，用攻殺門引之法，激怒我等，盛氣之下，失於檢點，受其牢籠，墜彼術中，真真的令人可惱，敖光烈說過去聰明不如無，生會子氣，也是白饒，我們趕緊回兵，救護劉公島要緊哪，兇僧惡道，怔了一怔，嘆氣道，咳，也只好如此吧，垂頭喪氣，各回本軍，傳令回兵，三路賊軍，撥轉船隻，頭變尾，尾變頭，槍着上水，奔劉公島而來，及至到在島前，太吃一驚，不見本島的船隻，好在也沒有，官軍的船隊，三路賊軍，直奔島口，到在切近，猛然間山頭上，一聲號炮，金鼓齊鳴，往島上詳細看時，大明的旗幟，隨風飄擺，三通鼓响，由島口中，開出八隊戰船，每一隊船上，帥旗飄擺，掛着號帶，分出來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按着八門金鎖連環陣的形勢，繫於海面，三聲炮响，擂鼓三通，由島中又開出一條九龍飛虎舟來，船頭上立一顆鏢桿

，上掛白旗，看那個樣子是才寫的，墨漬淋漓，上面寫的是，掃滅邪教，大義討賊，船上站着不少的人，離着遠看不出面貌，見這隻大船，由八隊船隻之中，飄蕩々開到軍前，臨近了把群賊嚇了個魂飛魄散。欒尙失聲說道，啊喲，可了不得啦，我們這個當可上的不小哇，紅蓮教主覺空那邊，也是跌足憤恨，火山紅海峽大寨主敖震，一見眼睛就紅啦，喝令手下，快去通知兩家教主。今日我們跟他等拚一個死活，若不能復奪劉公島，決不罷休，傳信的人，尙未下船，欒尙覺空已然來到，向敖光烈說道，大寨主你看見了沒有所有的對頭冤家，全在那隻船上哪，遂用手指道，船頭上正當中站立的，破衲道人，便是邇邇道人張三峰，那一個和尚，是太祖神拳門的教主，乞丐和尚元化，那邊那個和尚便是周顛，那幾個是，逍遙島主澹台老兒，飛龍觀主尙清雲，無形劍客鄭光明，那幾個我可就不認得了，看起來決非等閑之輩吧。紅蓮教主覺空說，你們看那個不是我師先覺上人麼。明明白白連房子帶他，一陣炮火，俱已打成灰燼，怎麼他會也來到當場呢，莫非是活見鬼了嗎，敖光烈憤然說道，管他是人是鬼，且自臨敵一戰，看是如何再作理會。欒尙點頭稱是。旁邊閃過來，鐵掌老魔司徒烈，厲聲說道，待某家去與他們決一死戰，欒尙聞言，面上透出笑容，說老先生前往，諒必能佔上風，司徒烈恨恨說道，若不是到這種情形之下，也用不着我來多事，存亡就在今日一戰，說不得啦，與他等拚了。

吧。請諸位觀敵畧陣，說罷之後，上了小船，幌掌中八卦分水槳，催船前進。口中喊叫，張三峰等，那一個來會某家，官軍大船之上，張三峰道長，向衆高人說道，諸位看見了沒，這老兒覆姓司徒，單字名烈，別號人稱，鐵掌老魔，異常的兇勇，並且是好滑之極，向來不出頭的，今且當先討敵，必是死命相拚。旁邊有周顛上人答言，我倒頗知他的根底。諸位且看山僧前往，除此妖孽，張道長連忙說道，前者假扮我等開帝都，釐穀之下行兇。這老賊是其中重要者，萬不可傷他性命，將來以便解京歸案，周上人點頭，應道看機會如何吧。遂即跳上小舟，迎將上來，兩隻船靠近，周上人喝道，老朋友久養的很哪，真想不到，今日會於軍前，有緣哪有緣，司徒烈見上人來到，大叫道周顛你來的好，此番交戰，不是你死，便是我活，說着話飛身跳過船來，掄槳就打，周上人笑道，老兒你倒不傻呀，說出話來真好聽，反正你得活着，但是恐怕你活不了吧，一面說着話，手中劍早已劈面相迎。兩個人在小舟之上，一場兇殺惡戰，司徒烈是抱定一死相拚的主意，掌中軍刃，運用如飛，盡力廝殺。周上人一味的戲戰，施展身法，隨着他亂轉。走了約有數十個照面，周上人用掌中劍，向他面門，虛幌了一幌，司徒烈認真用雙槳來崩，上人乘勢抽劍轉身，到在他的身後，橫劍一揮，大喝孽障拿頭來吧，司徒烈情知中計，急忙縮身形，臥腰躲閃，他那裏知道，這一手也是虛招，等他縮身臥腰，飛身一腿

，喝聲着，正踢在賊的腰節骨上。這老賊愛約一聲，撒手扔了軍刃，栽倒在船板之上，上人趕上前去，用腳踏住他的脖項，向賊隊中，微微一陣冷笑，喝令船歸本隊，小船飄蕩々，退歸大船，將惡賊提到大船之上。張三峰忙打稽首，說道：「高人多累啦，功德無量。」周上人含笑答道：「辛不辱命，老賊被縛，他們正在談話間，賊隊中早有閃電彌勒佛橫空，懷抱羅漢拐，駕着一隻麻洋戰船，開至軍前，潑口大罵，口口聲聲叫周顛臨敵。」元化長老將要臨敵，旁邊有飛龍觀主尚青雲，笑向張三峰說道：「待貧道前往吧。」來一個道戰僧佛法興，僧戰道玄中妙，豈不有趣麼？張三峯點頭說：「請道兄格外加小心，此僧也是反帝都之中的人犯，也必須活擒過來才好。」尚觀主說：「且看能否如願吧。」遂即駕小舟到在軍前，縱到敵人的戰船之上，捧劍笑道：「貧道來奉陪於你，說罷遞劍進招，橫空兇僧掄拐相迎，劍拐交加，好一場決鬥，大戰約在七八十個回合，尚自不分勝負，惡兇僧殺得性起，將一對羅漢拐舞動像風車一般，以尚觀主之能，也是無法進招，官船之上，張三峰一見尚觀主不能取勝，忙向衆高人說道：「那一位去換回飛龍觀主，先覺上人說待山僧會他一會，說罷到在小船之上，催船前進々到在當場，上了大船，口念南無阿陀彌佛，說道：尚觀主且請退後，待山僧與他一戰。」飛龍觀主戰兇僧不了，正在着急，見先覺上人來到，甚爲喜悅，連忙飛身跳出圈外，說請上人降伏此魔罷，說完了話，退下了大船去了。

兇僧橫空一見先覺上人到，眼睛都氣紅啦，厲聲喝道：「你來到也不錯，且替他死，說罷掄拐就碰。」先覺上人笑道：「孽障啊，老僧到此，你還敢逞強嗎？」口中跟他善談，手脚可不敢怠慢，只見他飄揚濶袖，身法如風，赤手進他的雙拐，走了有十數個照面，橫空的雙拐，用雙龍盤頂的着數，由左右兩面打來，高僧假意喊聲不好，就真像是躲閃不開的樣子，惡兇僧以為是得手，認真的盡力落下，萬也沒想到，老禪師等他的雙拐，堪令打上，用一招老君坐洞的解數，將雙拐躲過，乘他一空招的時候，提氣站身，用雙掌一分他的胳膊，這招名喚聖手分雲，橫空的二臂，抽之不及，被老禪師給分在左右，趁勢往前一上步，加一招黑虎掏心，甩手一掌，正打在橫空的前胸上，這賊僧原是用氣工來迎，豈知先覺上人的掌工，他那裏禁受得住，直打的他兩眼發黑，耳內蠟鳴，胸中疼痛難忍，口中噴出血來，翻身摔倒在船板之上，撒手扔了雙拐，先覺禪師，喝令船上的賊兵，將船開向官軍大隊去，賊人那敢遠抗，只得拔錨，漿櫓齊施，够奔官軍，靠了大船之後，將賊僧運過來，小船也跟着歸了本隊，張三鋒連連致謝，老禪師謙遜道：「除暴安良，乃我輩分內之事，何足言謝呢？」說話之間，賊軍之中，闖出來一隻大船，來至當場，拋下錨去，船隻穩穩，船上站的賊人，乃是紅毛海鬼皮沖，指名要逍遙島主澹台老叟臨敵，這惡賊站立船頭，耀武揚威，口中罵的話難聽已極，老島主不由的大怒，向張三峰

說道，待老朽去結果這小畜生，衆高人一齊說道，老島主這大年歲，何必與他較量高低呢，澹台老叟說不然，先前我還沒認出這小子來，他指名叫我，才想起來，當初他在我逍遙島，當過團丁頭目，因爲他犯了我的島規，打了他八十訊棍，然後插耳箭遊山，嗣後他拐船逃脫，事隔多年，不料想癩狗生毛，竟敢指名討敵要戰，豈不是自尋死路，焉能放得他過，說罷氣昂々，提掌中八卦乾坤槩，跨上小舟，飄蕩蕩直奔敵人大船，來至切近，飛身跳到上面，紅毛海鬼皮沖，見老島主來到，厲聲喝道，老兒澹台瑞呀，送命來了麼，老島主潑口罵道，小奴才你是何等之人，敢如此猖狂，皮沖冷笑了兩三聲說道，你別就知道你，也得看一看人家，彼一時此一時，時過境遷，不似當年啦，你那份靖海飛俠鐵掌崑崙帥，不怎麼樣了，驢馬都不值錢，過了口兒啦，澹台老叟聞言，只氣得鬚眉皆張，大罵找死的奴才，看槩吧，說着話的工夫，手中軍刀，早奔賊人腦袋去啦，紅毛海鬼皮沖，毫不懼怯，喝聲來的好，側身躲過，橫掌三停狼牙鑽，上步進招，口中罵道老匹夫哇，皮大太爺，要報當年，插耳箭遊山亂棍之仇，今天讓你認識認識紅毛海鬼，老島主一面跟他動着手，口中罵道，狂妄無知的畜生，老夫立刻叫你變成槩下之鬼，說罷之後，不再向他開口，手中的軍刀，施展開了，恰似龍飛鳳舞，圍着他上下旋轉，惡賊此時，才覺着心驚，後悔也來不及啦，打算逃回本隊，也是不可能啦，這一招

狼牙鑽，抽的慢了一些。被老島主左手的軍刀軋住，跟着右手軍刀就到，蓋頂劈下，皮沖躲之不及，克叉一聲，打了個頭顱破碎，腦髓橫流。撒手扔軍刀，死屍栽倒船上，老島主進步一脚，將皮沖的死屍，踢入水中，喂魚去了，這小子可真作了海鬼啦，老島主緊要駕船回歸，早有戚山，立地巡海，多頭四太歲，奔上船來，各自報名道，澹台老兒，可認識戚山四太歲，倉大仁，倉大義，倉大禮，倉大智麼，你傷了我們水軍都總管，太歲爺等將老兒你碎屍萬段，給死者的消冤解仇，老島主笑道你們與皮沖，必是知己之交，來來來老太爺子，結果你們的性命，以了你們不能同生得以同死之盟，四寇聞言大怒，每人掄一對，鋸齒飛謙誓分前後左右，一齊攻來，老人家南街北撞，聲東擊西，走開了八卦乾坤槩的解數，把四寇逼的像走馬燈相似，團々亂轉，約在數十合照面，被老島主，一脚踢倒倉大仁，反手槩碰死倉大義，那兩個看事不好，轉身就走，被老人家飛步赶上，一槩一個，結果了性命，轉過身來，將倉大仁又復一脚，踢落海中，罵道奴才呀，不用戚山啦，鎮海去罷，說罷將要退歸大隊，猛聽得一聲叱咤，怪叫如雷，老人家抬頭看時，見一隻快船，破浪飛行，已至臨近，快船上那個人，飛身上了大船，口中喊道，老島主請留尊步，某家有話相談，老人家見來人，高約九尺，形若猿猴，縮鼻高額，白髮蓬鬆，披肩扇背，金睛疊暴，炯炯放光，獠牙生於唇外，其白似雪，所難看者

脖子特別的長，實不像個人樣。兩隻手似雕爪一般，黑漆漆如墨染，持一對盤龍雙戟，用五色綢子條勒頭，身穿火紅緞色軟靠，勒看虎鹿筋製造的十字絆甲，有核桃粗細，背攢二十四桿護背旗，旗桿約在一尺多長，三角兒的旗衣子，紅綢子製造，腰繫一條金帶，有一巴掌寬，魚皮叉褲，魚皮靴，見所來之人，裝束打扮的樣子有長像更與衆不同，如同山精，恰似海怪，老島主看吧，暗暗的納悶，心說天地之大，無奇不有哇，世界上會有這等長像的人，我這大年歲，頭一回開眼，這簡直真是海裏瞞，活怪物麼，將想要問也的名姓，來人一陣怪笑，聲音震耳，猶如雷鳴，笑吧了之後，將一對盤龍戟，吧查一聲，戳於船板之上，秉腕當胸，口尊老島主，某家澹慕盛名，惜乎無緣相會，今日在軍前巧遇，得瞻台駕的絕技，果然是名不虛傳，轉瞬間處置了紅毛海鬼與四太歲，令人傾心佩服，某家不揣冒昧來會尊公，較量武技，也不枉慕名一場，大概是某的名姓，可不能不知道，我這個人，不認得的可多，老島主聞言，也只得按着先禮而後兵的規矩，和顏悅色的答道，請恕老朽的眼拙敢問尊名上姓，大號怎麼稱呼，望祈示知，來人笑吟吟的說道，某家嘯聚火山紅海峽，萬丈金光寨內，別號人稱，逆水飛神，賽無之邪，姓敖名震，字表光烈的便是，老島主聞言，大吃一驚，心裏說原來此賊，容貌如此的奇異，久聞其名，不想我會遇見他啦，敖光烈見澹台老叟，沉音不語，繼續說道，諒來你

我，彼此慕名，恰巧今天遇緣啦。咱來往近裏交一交吧，說着話由船板上，提起雙戟，左手軍刃指天，右手軍刃下垂，用一招指天畫地姿勢，厲聲喊道：請過來進招罷，領教領教，尊駕的奇能，老島主雖然是誅五冠，也感覺着有點吃緊。敖光烈既然上來，豈能退避不戰呢？只得分掌中八卦乾坤槩，往前進步，帶笑說道：累人必有異能，老朽莽撞了，說話之間，左手槩當先，來碰賊人的膀臂，右手槩在後防護自身。惡賊撒手還招，雙戟的秋路路使出，如游龍戲水，旋轉自如，八卦槩的招數走開，似飛鳥穿林，疾迅異常。盤龍戟對八卦槩，紅力悉抵。兩個人各展平生所學，一時難分上下。惡賊人渾身上下全是暗器，並且是他獨出心裁製造的，全是人所未見物件，他見澹台老叟，槩法高強，堪稱勁敵，急切不能取勝，將右手戟，戳於船板之上。由囊中取出一個銅筒子來，約在一寸餘粗，長約五六寸，向老島主，一抖手，喝聲看法寶，只聽克龍一聲，由筒子內，噴出來黑煙烈火，如雜着一片金星，說時遲，那時快，看見他掏出筒子來，想躲也來不及啦。老島主只得用雙槩護住面門。與咽喉，以及前胸，就覺着大腿上，一陣痛癢交加。急忙飛身跳入海中，浮水敗回，敖光烈站在船上，將要討敵，忽聽本軍中，羅音震耳，這惡賊那敢怠慢，急忙跳上快船，如飛的歸到本隊，將要問因何鳴金，忽聽樂尙在桅桿的瞭望樓上呼喚，惡賊連忙順着軟梯，到在上面，樂尙氣急敗壞的，用手一指

，說大寨主你看，這可怎麼辦。惡賊手打涼棚，向後路上觀看，遙望棧路上，黑壓壓一大片船隊，旌旗招倉，號帶飄揚，鼓噪而來，撲奔本軍，敖光烈看吧，跌足說道，不問可知，這是徐達劉伯溫，帶水軍殺回，這個戰法，無法抵抗，第一是我軍銳氣墜盡，再者說鉛丸火礮，火箭等項，一概用盡，他等前後夾攻，我軍立即潰散，除去退兵，暫避其鋒，別無良策，欒尙長噓了一口氣，說，也只得如此罷，遂即下了望樓，令三路戰船，合在一處，火速向劉公島後退走，不得違悞，這道令傳下，各船上一齊拔錨，拉起風蓬，乘風順水，賊軍的船隻，如飛的向劉公島後退走，幸耳走的快，未受到若何的損失，船隻退到了劉公島後，數里之遙，分水礁下，屯紮了水軍，佈置齊畢之後，三個元兇首惡，一齊升坐，查點全軍賊將，聽取各路失敗的原因，這其中缺少，九曲龍虎島龐鎮嶼，脫烈，徐鴻儒等，最前鋒的三路大軍，片甲未歸，敖光烈再查點，火山紅海峽的人，倒是沒有什麼傷亡，立時喚過六個個師弟，問道，我將雷弩礮火，鐵甲衝舟，鋼輪水雷等，交與你等，眼瞧着大功即成，怎麼會未到敵軍，水雷就爆發了呢，你等前軍失敗，全軍潰滅，牽動全局，才有這一場慘敗，你們將失敗的理由說明，否則我可是饒不了你們，別說是我不念師兄弟之情，乃是你等咎由自取，真實的給我講，快說快說，這六個人，一齊跪倒，口尊師兄在上，我等沒有什麼說的，情願領死，說吧伏地不語，

敖光烈聞言，拍案大怒，氣的他連聲怪叫，喝道沒什麼說的成嗎，這還求一死，就算完了嗎，六個人往上叩頭，一齊說道，我們是情屈命不屈，既然是前軍失敗，弟等責無旁貸，請師兄想情，可有什麼說的，水鬼們背着鋼輪火櫃，乃是根據法定的規矩，開的絃輪，不料想不到時候，就爆炸了，小弟等又有什麼辦法呢，有力無處使，惟有聽之而已，雖然是無法遏止水雷爆發，但是我們職責所在，無可推諉，事情既然糟到這個地步，不求速々一死，有何等言詞，對答師兄，話又說回來呀，受師兄知遇之恩，這麼點小事兒，全辦壞啦，還有什麼臉活着哪，前軍已失敗，本想要橫軍刃自刎，復又一慎重，恐師兄不明真像，因此回歸本軍，請罪領死，決無希圖幸免的思想，皆因沒有臉活在人世上，望師兄將小弟等，立行斬首，是死而無怨呢，說罷之後俯伏不語，敖光烈俯首沉思，欒尙等在旁說道，請大寨主暫息雷霆之怒，聽他們幾位所言，倒是無有虛偽，又道是人力不能勝天，定數既然如此，萬不可歸罪於人，並且我們正在用人之際，更不能自折股肱，望大寨主開天地之恩，免究令師弟之罪，是爲我軍之大幸也，敖光烈聞言嘆了口氣說，唉，二位教主哇，我何嘗有意治他們失機之罪，不遠是訊問訊問，前軍失敗的原因，遂向他六師弟說道，你們起來吧，暫歸後面歇息，六個人叩頭謝不斬之恩，又謝了欒尙等，站身退出去了，敖光烈與欒公，覺空，退入後艙密室之中，低聲說道，二位教